

《佛印师四调琴娘》中“琴娘”形象解读

段佳彤

云南大学文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6年2月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4日

摘要

文章以《醒世恒言·佛印师四调琴娘》原文为核心, 结合宋代奴婢制度对琴娘形象展开解读。琴娘是苏轼府中的乐童, 才貌双全, 却需无条件服从主人苏东坡的指令, 即便最终获赏择嫁也仍未彻底摆脱人身依附, 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琴娘形象既还原了宋代良家依附型女性自主权被打压的生存困境, 又反映了晚明文人在女性命运话题上的矛盾思考。文章通过文史互证, 挖掘琴娘形象的社会文化内涵, 展现其作为唐宋女性文化变迁缩影与后世白话小说女性形象原型的价值, 为古代白话小说女性研究提供案例。

关键词

《佛印师四调琴娘》, 琴娘, 形象, 宋代奴婢制度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Image of “Qin Niang” in *Fo Yin Shi Si Diao Qin Niang*

Jiatong Du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February 2, 2026; accepted: April 14, 2026; published: April 24, 2026

Abstract

Taking the original text of *Fo Yin Shi Si Diao Qin Niang* in *Constant Words to Awaken the World* as the core,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image of Qin Niang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lavery system of the Song Dynasty. As a female musician in Su Shi's mansion, Qin Niang was endowed with both remarkable talent and exquisite beauty, yet she had to obey the orders of her master Su Dongpo unconditionally. Even though she was eventually rewarded with the right to choose her husband, she still failed to completely break away from personal dependency and gain genuine freedom. The image of Qin Niang not only restores the living predicament of dependent women from good families in the Song Dynasty whose autonomy was suppressed, but also reflects the contradictory thoughts of

literati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on the topic of women's fate. Through the mutual verification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Qin Niang's image, reveals its value as an epitome of the cultural changes of women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a prototype of female images in the vernacular novels of later generations, and thus provides a typical case for the research on female images in ancient Chinese vernacular novels.

Keywords

Fo Yin Shi Si Diao Qin Niang, Qin Niang, Image, The Slavery System of the Song Dynas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明代冯梦龙的“三言”是明代白话小说的里程碑式作品，其中《醒世恒言·佛印师四调琴娘》以士僧互动为叙事线索，讲述苏轼多次设计令府中乐童名唤琴娘者试探佛印禅心，最终佛印坚守戒律，苏轼折服。琴娘不是叙事主线的核心，却串联起弹唱助兴、侍寝等关键情节，是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力量，也体现了宋代底层女性生存状态和晚明文人思想。现有研究从多维度剖析了冯梦龙女性观的进步性及时代局限，挖掘出“三言”女性觉醒背后的士人阶层诉求，揭示了明清小说女性形象嬗变与社会性别观念的动态互动。王敏杰、林念情剖析冯梦龙笔下贤哲雄略、追求真情、自立自强的多元女性形象，指出冯梦龙的女性观具有反封建进步性，也因男性视角与时代局限带有传统性别观念烙印[1]；梅玉玲认为冯梦龙“尊情尚性”的文学思想与“三言”两性观突破程朱理学桎梏，却仍残留“女祸”论、因果报应等封建糟粕[2]；赵晓彤肯定“三言”“二拍”塑造的女性在婚恋自主、才智施展方面的自主意识，视其为晚明启蒙思潮的文学表征[3]；徐紫云从士人诉求视角解读，认为“三言”中的女性觉醒是冯梦龙“情教”思想的载体，折射出明代下层知识分子修补封建秩序的诉求[4]；高庆芳梳理了明清小说女性形象从礼教符号到个性觉醒再到矛盾复杂典型的嬗变轨迹，证实其与社会性别观念形成动态互动，而“三言”正是明代中后期社会性别观念转变的典型文本[5]。但现有研究多聚焦宏观论述，对琴娘等具体形象关注不足，文史互证方法运用不充分，视角也相对单一。

基于此，本文以琴娘形象为核心研究对象，结合宋代关于奴婢的法律条文、历史记载及小说文本，运用文史互证的方法从三方面展开论述。一是还原琴娘的身份背景，解析其被动顺从性格的社会根源；二是梳理琴娘在关键情节中的言行细节，分析文本如何体现琴娘的顺从；三是探讨琴娘形象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通过本研究填补现有研究对琴娘形象关注不足的空白，为古代白话小说女性形象研究提供新的案例。

2. 琴娘形象

2.1. 才貌双全

作者写琴娘出场，先闻其声不见其人，却已是“声清韵美”“字正腔真”；如此情境下，听者必想一探究竟，下一步就要叫出歌者来见面。而苏东坡故意只将帘子卷起一半，“半截露出那一双弯弯小脚儿”。《西厢记》借张生之口夸赞崔莺莺，“休说那模样儿，则那一对小脚儿，价值百镒之金”[6]，美貌简单带过，单去夸小脚。自北宋兴起女子缠足以来，女子的脚成了隐私部位，在文学作品中难免有了“情

色”感，“一双弯弯小脚儿”更有了勾引人的意味。在佛印委婉的请求下，苏东坡才让琴娘露出“庐山真面目”：

娥眉淡扫，莲脸微匀。轻盈真物外之仙，雅淡有天然之态。衣染蛟绡，手持象板，呈露笋指尖长；足步金莲，行动凤鞋弓小。临溪双洛浦，对月两嫦娥。好好好，好如天上女；强强强，强似月中仙。

从娥眉到金莲，自上而下审视琴娘外形，最后总括为天上女、月中仙，不加吝啬地赞美。整个写法颇似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的出场，从“忽闻水上琵琶声”到“犹抱琵琶半遮面”，自某一个侧面写起，不写外貌先写才华，惊喜和好奇心不断叠加，驱使着层层递进地揭示琴娘是何等才貌双全之人，外在形象近乎完美。故佛印趁醉写《蝶恋花》赠与琴娘，数次提到“姻缘”，写尽当下相遇的欣喜，为后文苏东坡抓住把柄、逼迫琴娘前去侍寝作铺垫。可以说琴娘的才华和美貌是故事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抛弃这些先决条件，就没有后续东坡设局试探佛印禅心，琴娘的结局也是个未知数了。

2.2. 被动顺从

2.2.1. 身份背景探讨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佛印师四调琴娘》是以宋代为背景的文学创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宋代史料。因此，分析琴娘的身份时应将其视为冯梦龙对宋代背景的文学化重构，借此表达明代中后期的社会观念与价值判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奴婢属于贱民阶层。《说文解字》对“奴”的解释为：“奴、婢，皆古之皐人也。《周礼》曰：‘其奴，男子入于皐隶，女子入于舂藁。’”对“婢”的解释为：“婢，女之卑者也”[7]。从上述记载看，奴婢是丧失自由、受人奴役、为主人无偿服劳役的人，没有自主权，一切听从于主人，可以被主人随意打骂、役使、赠送和买卖。北宋初期主要适用的法律《宋刑统》几乎全面沿用唐律，还存在官私奴婢划分和良贱制度。随着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等级森严的良贱身份制度逐渐瓦解。整个宋代几乎没有对官奴婢的记载，雇佣奴婢逐渐取代官奴婢。葛洪在《涉史随笔》中提到，“古称良贱，皆有定品。良者即是良民，贱者率皆罪。今之所谓奴者，概本良家，既非气类之本卑，又非刑辟之收坐”[8]，可见唐代严格的等级观念在宋代已经淡化，奴婢群体的法律地位、社会地位有所提升，“今世所云奴婢一概本出良家”[9]。

回到文本，可以确定的是琴娘属于良民，具体出身难以断定。两宋有专门培养琴童、棋童等身怀技艺的奴仆奴婢，专供士大夫娱乐消遣。“京都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生女，则爱护如捧擎珠。甫长成，则随其姿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拾娱侍”[10]，琴娘很可能就是这么被培养成“琴娘”的。另外，两宋时期还存在一定数量的世仆和家生奴仆，加之琴娘“自幼在于府中”，则琴娘还有可能属于世仆或家生奴仆。

2.2.2. 全程服从

琴娘是乐童，属于高级奴婢。宋代法律确有保障奴婢合法权益，但琴娘形象塑造还是基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状况；加之古代法律意识向来淡薄，琴娘等良人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障，以至于与贱民无异，便不足为怪了。故自始至终琴娘的所有行为，不论主动被动，都是迫于生存压力。作为府中依附者，琴娘的生计和地位完全取决于主人的态度，是彻底的“工具人”。

琴娘的出场就是应着苏东坡“令歌数曲，以助筵前之乐”的命令，弹唱助兴是她的本职，只有得到主人命令才会进行表演。前文提到，琴娘的出场与《琵琶行》中琵琶女的出场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仔细阅读就会发现，两者性质截然不同。琵琶女是盛情难却主动抛头露面，江州司马及座中宾客都非常尊重她；而琴娘从弹唱到露出三寸金莲再到出来见佛印，全程都由苏东坡推动，帘子是苏东坡让卷的，人是苏东坡给叫出来的，还要被佛印调戏。被一个出家人趁醉调戏，于任何人而言都是何等奇耻大辱，但琴娘不能随意表达感受，只能按照苏东坡的命令给佛印敬酒。苏东坡为了让佛印还俗，甚至出下策逼琴

娘去侍寝，想当然地给她几个自己认为很合理的奖惩措施，完全没有把她当一个完整的“人”对待。在绝对的支配下，身体比起生存已经不重要了。即便面临失去贞洁的风险，琴娘也不敢反抗，只能“领东人钧旨”。

但尽管为了生存去做违背伦理的事，琴娘仍保有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自始至终琴娘没有说过一次谎。琴娘在佛印惊觉质问时如实说明是苏东坡作祟，未作任何隐瞒或刻意引诱；面对严词拒绝虽垂泪恳求也始终未采取强迫手段，最终接受佛印词作回报主人，既完成了形式上的任务，又未突破道德底线。

2.2.3. 结局悖论

毋庸置疑的是，比起一众薄命红颜，琴娘拥有一个相当好的结局。苏东坡“赏琴娘三百贯钱，择嫁良人”，首先，琴娘实际上没有完成任务，但最后还是得到了一笔钱，只是从先前的三千贯变成了三百贯。抛开这笔钱是“精神抚慰金”还是“房奁之资”的争议，三百贯钱归根结底也是一笔收入。其次，“择嫁良人”，可以看出苏东坡是花了一番心思给琴娘找归宿的。《司马氏书仪》道：“凡女仆年满不愿留者纵之，勤旧少过者资而嫁之”^[11]。琴娘嫁良人后不再受主家支配，拥有了人身自由。

但在封建制度下，琴娘的结局是个悖论。“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几乎贯穿整个封建社会。从《唐律疏议》到《宋刑统》再到《大清会典》，一系列的婚姻法律条文都绕不开“从尊长所定”。苏东坡为琴娘挑选“良人”，按的是自己的一套评定标准，还是没有遵从琴娘的意愿。而男子和女子在婚姻上的评定标准难免存在出入，苏东坡青睐的人不一定适合琴娘。琴娘出嫁后，虽然不再看主家眼色行事，但后半生又要面对新的夫权的“大山”，还是要受到封建礼教压迫，不一定过上更加幸福的日子。苏东坡择良人的情节仍是明代干预女性婚姻自主权的主流思想的映照。

3. 琴娘形象的社会文化内涵

3.1. 揭示宋代底层女性生存困境

琴娘形象最核心的内涵是封建制度下女性的工具化、边缘化，是宋代底层女性生存困境的缩影。宋代虽瓦解了唐代严格的良贱制度，使奴婢摆脱贱民的法律身份，但主从依附的核心关系并未改变，士大夫对奴婢的支配权仍覆盖到生计、言行乃至归宿等方面。对琴娘等出身良家依附主家的女性而言，服从是生存的唯一选择。苏东坡将琴娘视为试探佛印禅心的工具，完全不顾及琴娘的感受；从令琴娘唱曲试探佛印到命其侍寝，琴娘始终处于被利用的地位，无任何人格尊严可言；琴娘获得的三百贯钱和嫁良人归宿实质上是主人对“工具”的善后安排，没有认可其自主权利。琴娘的遭遇揭示了封建制度下女性的悲剧本质，她们被剥夺自主权利，沦为男性权力博弈的牺牲品。更值得深思的是，琴娘即便脱离主家，也只是从主家的依附者转变为夫权的依附者，仍需在封建礼教的框架下服从丈夫，从未真正拥有掌控人生的权利。换了依附对象却未获自由的困境正是宋代无数底层女性的集体遭遇，琴娘形象则将这种隐性的生存枷锁以文学化的方式直观呈现出来。

3.2. 反映晚明文学的女性命运思考

晚明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社会思潮转型，催生了肯定世俗情感和自我价值的思想趋向，促使文人阶层更加关注个体生命体验与精神诉求，李贽等进步思想家亦提出“男女平等”的进步观点。在社会思潮影响下，冯梦龙赋予琴娘美好才德和善终结局，摒弃了传统话本底层女性常见的或惨死或被弃的结局，同情女性生存困境，关注女性生存需求，是晚明个体意识觉醒思潮在文学创作中的具体投射。

但冯梦龙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仍有明显的时代局限，即始终未能突破男性主导女性命运的封建框架。

无论是让琴娘无条件服从苏轼的指令还是让苏轼为琴娘择嫁，冯梦龙都默认了男性有权支配女性命运的合理性，没有赋予琴娘拒绝权，也没有给她自主选择婚姻的机会，最后将琴娘的人生交付给另一个男性掌控。晚明文人开始关注女性苦难，却无法彻底摆脱男尊女卑、主仆有序的固有观念，只能在封建体系内给予女性有限的关怀。同情却不解放，也恰恰是晚明社会新旧思想碰撞的真实写照。

4. 结论

琴娘是《醒世恒言》中极具研究价值却被长期忽视的女性形象之一。这一形象既还原了宋代底层女性“工具人”的生存困境，又暗含晚明文学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她既以“声清韵美”的弹唱为主家宴饮助兴，又出于生存需求被迫服从主人苏东坡不合理的指令，最终看似圆满的结局仍未脱离人身依附。宋代良贱制度松弛后，底层女性摆脱了贱民身份，却仍未脱离主仆依附关系，底层女性需以服从甚至屈从换取最基本的生存保障。琴娘的遭遇是宋代依附型女性群体生存状态的艺术浓缩，为后世研究宋代底层女性的具体生存困境提供了具象的文学样本，可与《宋刑统》等史料中的奴婢管理相互印证。

从文学史来看，琴娘是早期白话小说中底层女性的典型代表，继承了唐传奇中李娃、霍小玉等才艺女子的核心特质。但唐代才艺女性多具备主动掌控命运的意识，而琴娘因宋代礼教对女性“顺从”要求的强化呈现出被动特征，直观反映了唐宋女性文化从相对开放到逐渐压抑的转型。此后，从晚明“三言二拍”到清代《红楼梦》，越来越多的作品开始聚焦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起伏。琴娘形象承载的晚明文人性观为理解晚明社会新思潮提供了独特视角，使作品对女性命运的思考更具时代真实性。

另一方面，琴娘形象解读仍存在可深化的空间。其一，琴娘的具体出身争议。小说文本未明确交代琴娘属于世仆、家生奴仆还是贫寒良家女，且宋代士大夫所养奴婢出身的相关史料零散不全，需结合更多宋代士大夫家庭的奴婢管理个案进一步考证；其二，冯梦龙创作时是否严谨地考据过宋代奴婢制度，以及是否存在借宋代映射晚明社会现实的创作意图，仍需结合晚明社会思潮及话本小说的创作习惯展开更深入的探讨。

琴娘看似善终却未获真正自由的结局揭示了封建制度对女性自主权的压制，为当代社会女性人格独立、个体自主权利保障等议题提供了文学历史参照。如何避免依附式生存、如何真正实现个体意志自主，仍是琴娘形象留给当下的重要思考命题。

参考文献

- [1] 王敏杰, 林念情. 解析冯梦龙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J]. 名作欣赏, 2023(14): 33-35.
- [2] 梅玉玲. 冯梦龙的文学思想及“三言”中的两性观探究[J]. 兰台世界, 2014(9): 49-50.
- [3] 赵晓彤. “三言”、“二拍”对女性的审视与思考[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S1): 93-95.
- [4] 徐紫云, 丁佐湘. 从“三言”中女性觉醒看明代士人的诉求[J]. 江西社会科学, 2007(11): 109-112.
- [5] 高庆芳. 明清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嬗变与社会性别观念研究[J]. 文学艺术周刊, 2025(12): 7-9.
- [6] (元)王实甫. 西厢记[M]. 张燕瑾, 校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7] 汤可敬. 说文解字今释[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7.
- [8] 葛洪. 涉史随笔[M].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9] 罗愿. 鄂州小集[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 [10] 陶宗仪. 说郛[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6.
- [11] 司马光. 司马氏书仪[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